

静学文集 明 王叔英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六

静学文集

别集类五

明

提要

臣等谨按静学文集一卷明王叔英撰叔英名原采以字行黄岩人洪武中与杨大中叶见泰方孝孺林佑并征至叔英固辞还乡后以荐官僊居训导改德安教授迁汉阳知县建文时召为翰林修撰燕兵至淮奉诏募兵行至广德会齐泰来奔知事不可为乃书绝命词自经于元妙观逻捕其家妻金氏及二女并殉焉事迹具明史本传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史称叔英在建文朝尝上资治八策又称方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贻之书曰事有行于古亦可行于今者夏时周冕之类是也有行于古而不可行于今者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易而民受其利难行者行则人之从之也难而民受其患云云今是集三十篇仅存序记二体而所上八策及贻孝孺书并无之按徐敬孚跋称杨士奇尝欲纂集叔英之文求无完本深悼惜之成化年有谢世修者欲募刻以广其传盖搜葺重编非其旧本卷首林佑序作于洪武中者乃后人所录入非即为此本作也叔英尝自云赵孟之贵非所慕陶朱之富非所愿使吾文如圣贤是吾心也今观是集大抵皆规抚昌黎稍失之拘而简朴有度非漫无裁制者比所存虽少已可以见其生平矣前有黄绶所为传称其文章有原本知时达势为用世之儒盖不诬云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 臣纪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 ●静学文集本传

先生姓王氏讳原采字叔英号静学黄岩人也少孤因母嫁陈氏故或称陈元彩实王氏也居亭岭今属太平县洪武中为僊居教谕升汉阳知县革除初以荐为翰林修撰与正学方公先后被召或云正学荐之尝上资治八策曰务学问曰谨好恶曰辩邪正曰纳谏诤曰审才否曰慎刑赏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当时急务又曰太祖皇帝除奸剔秽抑锄强梗若医之去疾农之去草然急于去疾或伤其体肤严于去草或损于禾稼体肤疾去宜养其血气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论行限田法如此者数千百言初在汉阳时闻正学先生被召诰书曰子房于高帝察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时受其利虽亲如樊吕信如陵勃任如萧何不得间焉此子房能用其才也贾生于文帝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过故绛灌之属得以短之此贾生不能用其才也皆规风正学甚至识者以先生所见又踰于人矣比入朝与正学相期身致三代之治未几太宗皇帝入继大统先生与正学

皆死之时先生方募兵广德将进适尚书齐泰来奔知事不可为遂止退馆于祠山道士以死自誓比死作绝命辞有曰尝闻夷与齐饿死首阳巔周粟岂不佳所见良独偏又书案曰生既久矣媿无补于当时死亦徒然庶无惭于后世以辞裹金置道士所治棺中夜起沐浴冠带经于庭之柏月明犬吠隶人启户视之先生死矣道士遂以其棺敛之为墓于横山杨文贞公士奇过广德题其墓曰呜呼修撰王公之墓道士姓盛名希年亦黄岩人义士也隶人上其状与方先生死先后日耳逻捕其家妻金氏死于狱二女死于井殉先生云余闻诸父老云杨文贞公布衣时主塾汉阳村落中先生行部过之闻读书声曰兵革之后久不闻此矣异之入视焉文贞避去见案上诗文一编文贞作也为题曰此公辅器也何避为邀致荐之尝读文贞他文有曰予素与先生相知审理之除实其所荐又文贞与人手简曰昨得王大尹文字读之说理甚精且有法度愈读益有味羈旅中何幸遇也王尹者先生也又东里小传曰文贞少游湖湘汉阳府学聘为训导不就则父老所传及文与简所云盖汉阳时事府学之聘亦先生荐之耳至入朝又荐之又闻云乡人张玘者尝游先生之门正统间岁贡入太学文贞询其后乡吏以玘见公待之甚厚后为定涿二州同知初先生有幼子名某谪戍大同因玘语知文贞以百金与乡人孟范访得之又以金若干遗扬州教谕某人使教诲之久而学不成返诸文贞又益金若干再使教之卒无成文贞曰奈何抱之痛哭乃复与金若干遣之遂不知所终孟范后为治中云亦云文贞荐之呜呼先生不负国文贞亦不负先生矣弟元默变姓名匿于京城商旅中会乡有金寛者识之告太宗捕而斩之剉其尸今其后亦不闻有显者先生所著有静学集传于世其文章有原本知时达势用世儒也论曰先生与正学先生生当兴运懷经纶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义以死悲夫尝闻太孙聪明好古笃信儒术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余于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难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轻议也读先生贻正学书为之三复流涕者久之呜呼识虑远哉太史氏黄绾撰

### ●静学文集原序

天之与人富贵名寿皆不甚惜至于文章独甚惜之何也一代之兴爵列上公土封大邑名满天下而年至上寿者不可指数而文章之士不过三数人而已三数人之中能使天下后世寶其文而传之者无几人以天下之大能者不过三数人以万世之远而传之者又不过几人非天所甚惜乎不然何生于世若是之寥寥也于乎我知之矣文章之士探造化之原穷圣贤之理究古今人事之得失推有于无生于有世之显者可使之没世之沉沦者可使之显驰骋所至虽英雄不得而议虽鬼神有不得而知浩浩乎与天地争功能盖天地非聚夫至精至纯之气不足以生斯人于世虽欲不惜之不可得也生之也难故惜之也甚惜之也甚故生之于世也少理数然也今夫生数百万于天下者何损天地之气而天地之气必因文人而泄将欲不惜之可乎而世之能文章之士不知天所甚惜之意一处草莽则呼号于人见夫豪官势人甘于奔走不暇殊不知彼可尊我可贱也夫何彼之多我之少也生之也少则我之尊于彼者多矣虽在饥寒之间犹为可贵

而乃受彼之屈抑何不自惜之甚哉予观古之文人其不屈者鲜矣韩文公之贤犹不免此是以未尝不为之太息也王君原采之文其严重也如大儒之执礼周旋必中矩度其通和也若巧夫之呈技敛散反复机括转移之间有非在己者求之于世能如原采者无几人原采尝曰赵孟之贵非吾所愿陶朱之富非吾所慕使吾文如古圣贤是吾心也其气节庚庚畧不为势家所屈疾风破屋敛衾而坐诵犹不止原采岂无人心哉盖天之所以与我者甚重而我不得不自重也然所以自重者非恃吾所有以骄人世乃所以重乎天也昔章子原欲见陈后山知后山之贫也懷金往见一谈之顷金竟不敢出甚矣子原之知人后山之能自处其身也故今诵后山之文不衰原采其后山乎何陈氏之多贤也于乎世习日下士不以文章自重皆挟为取富贵之资而已耳得如原采而友之岂非吾之愿哉故序其文以见其重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洪武年月日同郡林佑公辅书

### ●钦定四库全书

#### 静学文集

（明）王原采 撰

#### 送台州卫镇抚欧阳侯序

吏之与民亲者无过于郡县之长贰至于治兵之将佐则与民疏者与民亲则其德泽易敷而民亲之宜也与民疏则其政教不相及而民疏之亦宜也然而今之莅民之长贰民之视之犹遇逆旅之过客忽焉不知尊爱于其心其留也不以为喜而去也不以为悲是岂民情之薄而然欤盖由莅之者非其人而民不被其泽故也使诚有泽以被之今之民犹古之民也古之循吏如黄霸朱邑之徒留而民爱之去而民思之岂今独不然哉惜乎今之莅吾民者未见其人嗟乎民之于其亲者犹不敢望之况敢望于其疏者乎今鎮抚欧阳侯所谓治兵之佐而与民疏者也台之民于其去而咸咨嗟喟欲留之而不可得者是何以致然欤盖侯之为鎮抚其政教虽不及于吾民而凡民事之有系于其职司者侯一以慈和恕慎行之而不以兵民为间居其职三年于兹矣未尝作事以劳民而常因事以利民物非义者虽一毫而弗取事非公者虽一夫而不役疏食素衣聊以自给而持贞守洁固然莫移故不惟亲于其士卒而吾民亦亲之如此尝闻惠厚者能使疏者为亲而惠薄者虽亲者亦疏若吾欧阳侯岂非惠之厚者欤不然何斯民于莅之者之去留曾不介之于懷而独恋之于侯之治兵者乎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特吾民不幸而未之遇如侯者吾民虽不敢望其泽而其余泽犹能及之使其职在莅民则民之被其泽又当何如哉观于此者既可以见欧阳侯之贤又可以见斯民亲上之心未尝忘而凡莅民者亦可以劝矣侯庐陵人欧阳姓荣祖名洪武十七年五月五日序

#### 送孙生序

郡学岁贡生孙景贤将行过别于余请言以为教余语之曰生居郡学数年矣郡学之士数十人皆吾子所交游吾子之待之固有厚者焉有薄者焉彼众人之报吾子者宜亦有厚焉有薄焉子待之以厚而彼报之以厚者固可以无憾子待之以厚而彼报之以

薄者子纵不形于言不怒于色未必无愠于心也方今朝廷之待天下之士岂有厚如生之为人学校弟子者乎赐田禄以养之择师傅以教之而稍成则升于太学盖丰其廩食使广其学学成而授之以美官可谓厚之至矣待之厚则望之也亦厚岂止于生之望于交朋而已乎子行矣朝廷之责报吾子将有日矣其尚思所以为报乎景贤平时与人交能尽情意又尝从余游有师友之分故于其行也特以是语之洪武十九年春正月日序  
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业修着有誉于人久矣今年夏嘉兴之海盐县学以浙江参议公之命遣二生走数百里致币于景高之庐请训经于其学弟子戒行有日矣予与景高交最深乃赠之以言曰韩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世俗浅儒不知是道苟居师位辄不自下务以博闻多识笃服其徒然而闻未必博也识未必多也故于传授答问之间往往蔽其所短而见其所长隐其不知而罔为已知内以欺于心外以欺于人其为害也甚矣余昔与吾友同学于仙居张先生又同侍黄岩陈先生二先生皆吾乡名师宿儒张先生者强记多闻诸经兼治然其为文常以示其徒习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尝不从是不蔽其所短也陈先生者虽闻记有限然专精于尚书弟子请问有所不知未尝强词以对不曰忘之则曰我未之稽是不隐其不知也故当时门人轻劣无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识者咸服其贤余数年来亦僭为师尝念二先生所为故未尝敢有欺于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岂其所好哉盖亦有所耻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变无穷虽贤圣不能尽知况学者乎传曰知之则曰知之不知则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耻哉孔子以大圣之才为七十子之师且以助我望于颜子以能起予称于子夏由是言之为师者岂尽贤于弟子乎景高以敦实厚重之资通洁净精微之学其教人之术固恢恢乎有余者又岂待于余言哉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 送友生郑允廉教授潮州序

昔余居乡之东西有二校焉其西校之师肆而虐东校之师谨而迫教授童子皆数十人西校之师日需酒榶于诸生家纵饮放歌以为乐傲然如旁无人者然以法治其诸生严甚坐作进退一欲其遵蹈矩度少违其节及微有戏色苟语必深诮而痛捶之不少假借居无几何诸生不能堪咸涕泣相语曰今师我者其败礼纵欲若彼而乃求备于我其不量己度物甚矣吾不能为彼弟子也遂相率而去之其东校之师则曰正衣冠端坐讲授自晨至暮无惰容而以礼法绳其诸生亦严如西校师久之诸生不能一如其法则奋而怒曰吾少为弟子时师之教我者吾未尝敢有毫髮违之今汝曹乃不率教如是我不能为若师也皆斥而去之由是二校之弟子皆废而不学予尝念之若西校师者固不可胜责矣而东校师亦不能无责焉何者有教人之资而无待人之量焉耳古之为君而善教人者莫如舜为师而善教人者莫如孔子而舜之命契敷五教则曰在宽孔子于门弟子皆循循善诱之圣人教人之心非不欲天下之无一人之不若已然而不能必人之皆已若也故其于人也尽吾术以教之而不强人以必从优柔以进之宽徐以待之使之

乐受吾之教而自入乎法度之中不得已而赏罚加之是故赏其尤善者而使其未甚善者自劝罚其尤恶者而使其未甚恶者自惩而未尝必求其备苟以己之所能而遽责人以必能则谁能从之而天下皆弃才矣故圣人不责人以必圣贤人不责人以必贤而后天下之才无所弃矣不然何贵其为圣贤哉郑生允廉从余游数年其为学勤甚穷日夜讨论吟诵不辍其守绳墨甚谨未尝见其有过由县学生中洪武甲子乡试第入胄监今年春会试礼部以在选列得教授潮州之郡学过乡邑而之潮来谒余余念允廉为人天性刚直然其中狭隘不能容物其教人不为乡西校师之所为决矣吾惧其以己之所能责人如吾乡东校师之所为也故为之道二校师之事且为说以戒之昔吕成公少褊疾后因有得于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语遂痛自刻治卒为宽厚君子气质之可变如此允廉如果欲变其质以公为法可也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序

### 送陈克彬归临江序

余自儿童时侧闻江西多博学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于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轻悍忌黠为俗喜争而善讼故其民为难治而南昌赣贡为甚而临江为尤甚观其谚语之传于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惮官于其地而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莫不见惮于人至于旅寓于江湖道途之间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惮之而不敢骤与之交然余自弱冠以来徃徃见其人之来官于吾邦者或以廉称或以能显或以谨厚见推其愚劣不称任者固鲜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不多见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之不可以尽信矣今年余来金华之永康康之令刘公某南昌人也丞谢公某吉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谨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虽不及识其为人而闻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为君子固亦犹见之矣邑之税使陈志善者临江人也数过余邑庠其人温谨乐易与物无竞而其子克彬适自临江来省为人亦如其父而其才气又自有出人者余于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疑人言之不可以尽信矣岂其风俗与化移易而其人今非昔比也耶将余之所见皆适值其出于衣冠文物之胄者故有以拔乎其流俗耶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见固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闻则居其乡而为其民之秀者岂不冝思所以变之之道乎余闻古之以匹夫而化乡人者盖有之矣顾其身之所立何如尔今克彬之归也其尚益修其身以余前所闻之俗为乡人戒以去其恶以余后所见之人为乡人劝以进于善自一乡而及于一邑自一邑而及于一郡以及于一方使天下之士者乐官于其地而其人之官于四方者亦见乐于人而旅寓于江湖道途者亦莫不乐其人而愿与之交如是则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时称其学士大夫之贤岂不盛欤不然而或终使天下之人惮之如余所闻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愿闻又岂不为彼方君子之所耻哉虽然予浙东人也浙之民俗视江西伯仲之间耳又安知天下不视之犹江西之人乎余之言盖非徒以勉克彬也亦因以自勉焉

### 寿潘氏太夫人诗序

潘氏太夫人赵氏有子曰荣字伯尚既孝而文吾友也今年太夫人年满七十正月

朔旦其生日也伯尚因置酒会宾友与伯尚友善若朱贵敬贵诚二先生者既登堂奉觞上寿因以其意作为祝寿之诗贻伯尚俾歌以乐其亲凡与伯尚游而善诗者皆和而作焉为诗若干篇诗之意大抵皆颂夫人之贤而能有贤子孙因以祝夫人享寿考之福也伯尚间尝持以示余属余为之序且曰吾年甫十八丧吾父是时产业隳废已久岁给不足维吾母以勤俭自强不至乏绝今吾稍克树立以无坠先绪者皆母之力也吾既不幸不得以养吾父矣幸而有母之养而年已老吾子谓我心何如耶余闻而叹曰嗟乎人之至幸者无过于父母之俱存至不幸者莫大于父母之俱亡至若父母有偏存者岂亦有偏幸也然又有得养不得养者是偏幸之中又有幸不幸焉余于是盖深有感于伯尚之言矣伯尚之所存者惟母而余之所存者惟父所谓偏幸者余固与伯尚共有之矣然伯尚自幼至艾不离亲侧得以致■〈彡修〉灇之勤于晨夕之常乌鸟之情亦庶几矣而余自弱冠身羈庠序不能尽菽水之欢于时月之久风木之感日锤于懷而未知所图也是偏幸之中伯尚又有幸者而余复有不幸者则伯尚过予远矣且其言犹云尔则在余又何如耶余固深有惭于伯尚者尚何以为伯尚言哉虽然诸君之诗不可以无序而伯尚之可无愧者不可以余之有愧而不书也故不辞而序之亦以志余之有愧于今而期无愧于后也伯尚仙居人其大父仲刚先生在元为宁固路儒学教授以学行著称宋为无为军教授子善先生其大世祖也伯尚可谓能世其家云今年实洪武二十有二年序之日是年十月丙申也

#### 送天台教谕韩君归广东迁墓序

天台学教谕韩君与吾仙居学教谕麦君皆广东人俱以郡学生中洪武丁卯岁乡贡进士第由是并擢为学官二君生同方学同业举同年官同职且同郡甚相好也今韩君以其先府君之墓侵于城郭假归改墓麦君亦欲归墓其亲故韩君取道仙居将与麦君偕行而麦君适以事牵不果二君之意有不释然者余解之曰人之生同方者多矣而学同业者有几举同年者有矣而官同职且同郡者复有几二君者之所同不图于同而自同今之所异不图于异而自异其同也若或使之其异也若或御之是岂人力之所能为哉盖所谓莫之为而为者岂非天乎人惟知天而后能尽心于其所当为而不妄意于其所难必若然则虽大而穷通荣辱祸福死生有不足以动其心矣况其事之细者耶二君皆廉慎君子盖几于知天者故余以是告之既以慰麦君之心复以相韩君之行云洪武二十有四年正月壬午序

#### 送洪仲蕃序

国朝于天下郡若县咸建学校置弟子员立师儒以教之而师儒之职必任之以明经饬行之士虽有文行而非明经习举子业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备也由是教职之选恒乏其人而学校师位旷缺者在在有之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学校缺师之多是时方召天下老成人集于京师于是命择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职武昌郡学训导洪仲蕃先生台黄岩人始隐居乡里兀处鸢山中好与高人逸士交游独以经文诗歌自娱而于

势利声华澹然无所嗜及膺教职曰禄焉而旷其事君子弗为也于是蚤夜孜孜专以造成学者为事盖先生之行修于家而信于乡者既久固有以淑诸人然其素所学于经者惟以穷理为务初未尝习学举子业自职教于兹始取先代科试之文读阅之未几而有得素举子业者或反有不逮由是其所教弟子登第者居多先生既名实日着尤素有长于歌诗声而武昌实秦楚之冲为江南大都会其仕于王府位于政宪两司与夫自京师及四方来者率多尊官显人往往皆有求于先生得其片言只字莫不贵而宝之如获良金美玉其见重于人如此今年秋有例征入天官盖将改授他职其僚友及诸生无不惜先生之去以谓失良师友政宪两司诸公及太守邓公咸欲上章于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盖以年老颇厌应接之劳欲因是征请于朝而归休故乡以终其余年也夫以先生之文行虽使之辅教京都太学殆不为过况州郡之学乎先生年虽老如师儒之职尚犹可仕今圣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之士贤而有文如先生者夫岂易得先生归休之志克遂与否固未可知也某独念与先生同邑年虽颇后于先生然自托交以来盖二十余岁矣先生来武昌之七年而某亦来佐教德安虽相去远数百里而二年之间亦两会见其为喜幸不啻若骨肉之亲久离而复合也今者又复远离未知后会更在何地固不能无怅然于懷抑又叹丈夫幸生圣明之时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日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当退归田野与农樵为伍乃以年老欲退而不能甚可愧也如先生真足以淑人者政可与当世贤杰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足可惜也某宜老而反壮先生宜壮而反老岂不有负于明时哉序此以赠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愧也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 丹丘旧隱图序

天台洪仲蕃先生素以文行著称乡里宗居丹丘之南为人笃于亲友之义惟以读书授徒吟咏歌诗为乐未尝求知于人年五十余有司以老成文学进于朝由是佐教武昌郡之儒学先生年且老而去家颇遠茕茕然客数千里外而其先人之坟墓庐舍与夫戚婣友旧皆遠在乡土自官于兹已逾数岁而不得一日省见心甚念之每暇日登高临眺矫首东南恨不能乘云御风以往来其间恒有不释于懷者于是命画工状其故乡山川之景为图题曰丹丘旧隱使常接于目以寄意焉余与先生俱为天台人今年春亦来佐教德安郡学德安在武昌西北数百里视先生去家益遠年虽未老而于亲友之懷亦有同于先生者是以每道乡里必形于叹息之声然德安为郡僻陋既无名山大川可资登覽尤鲜贤杰之士可与交游故或者以余有乡土之思徒以所处荒陋而然至有以传所谓懷居见讥者余叹曰使吾得处名邦胜地而尽交当世豪杰独无乡土之思乎今先生居武昌武昌自昔称名邦大川名山拱列先后穹楼峻阁参错其间今又为贤王国都宫殿城阙宏杰壮丽视昔有加遠甚而尤有名公巨卿森立如林登覽则足以舒目暢懷交游则有以增益闻见可谓美矣盛矣而其于故乡之思犹尔是则吾徒之思乡土将以慕亲懷友之故固不以年之盛衰地之美恶贤杰之有无为间其亦异乎思乡土者矣是

果可与懷土懷居者同言矣哉是思也苟有爱慕亲友之情者莫不皆然又岂特吾徒哉余独念与先生居同乡学同业官同职且同方而其心之所思又有同焉若是者然则世之同于先生者岂有过于余哉序先生者又岂有宜于予哉故于先生之谓序也不复辞遂序之洪武三十年十月日序

### 送章辉遠之永州序

昔苏子由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人或病之以为世之行天下者其足迹之所及固有多于太史公者矣其身之所接亦有贤于燕赵豪杰者矣然而鲜有能变其气质而发为文章者遂以子由之言为浮夸之说予尝验之寻常出入于乡里之间遇污渠秽壤与夫凶人俗子则胷中为之愠闷湮郁而不舒时登高丘临清壑及见可与言论之人则心目为之开朗意气为之激扬然后信子由之言为不妄而知彼游天下而无增益者特世之庸人耳故尝窃自叹以谓使得周游四方以覽观天下之形胜而博交当世之豪杰其有以抒发吾之心目意气者必有以大异于今日然以身有所寓而愿莫之遂故循循至今年及强仕而尚未有以多于其庸众人是以每遇朋友之有遠行者必为心驰神往且望其行之有得度几返而会合之际有以相发亦得以偿其所愿之一二焉今吾友生章辉遠将自临海走六千里往永州省视其舅氏通守陈公人多义辉遠之能为是行以为难而余独以谓辉遠之于是行在他人不知笃于亲戚之义者固可以为难务辉遠之务学知道者特常事耳故余于辉遠是行不以为难而独深有望于其因是行以覽江山之奇胜交贤能之人物而取益于己并望其它日还归而有益于余盖辉遠今是行道途之所经由括苍而歷金华循三衢经广信以下番阳抵豫章而泝清江歷宜春浮三德登衡阳以造于零陵其间名山大川奇才伟人宜未可以一二数其有开畅心目激昂志气必有异于寻常万万者有不美质者亦将于是行变而为美况如吾辉遠之有美质者其变化宜何如兹行也吾知其所得必将有大过于人至于发为文章者乃余事耳古人谓士别三日便须刮目相待余他日于辉遠之归必当大为之刮目焉辉遠其尚思有以副吾望而果有以发吾羈滯之懷可也

### 涵清轩诗序

君子之于人观其身之所处则可以知其心之所好则其为人之贤否可知矣是故清幽絕俗之士必不好居乎市廛闐闐之中贪得竞利之人必不好栖乎山林泉石之畔其势然也永康钱仲道氏家居桐谷之上有溪流在其居室之西洁清可爱仲道于是作轩其傍为燕居读书之所吾友林先生既为之记而士友之知仲道者多为诗歌以美之余游永康而仲道持其所得诗若干篇见示因求为之序余由是知仲道之贤矣夫以仲道之才智足以出谋而应变其处乎通都大邑之间而营取千金之利犹探囊中物耳今仲道乃不进趋乎彼而独退处乎此自非其心廉静而寡欲何能若是岂非吾所谓清幽絕俗之士欤虽然山水之趣固君子之所深好而山水之地非君子之可长处者也以仲



道之贤虽无争功名竞利禄之心以求用于世吾知欲得贤才而举之者自不能舍仲道矣其可以长处乎涵清之轩也乎仲道为人倜傥轻财好义嗜学而能文章喜与士大夫游时人亦以称之洪武二十有八年夏六月朔日序

### 林氏族谱序

吾邑东南乡之故族林氏为盛盖自五代名晋时有讳熙者仕吴越钱氏为黄岩丞始居于邑之浦东里熙四世孙有曰仪文者在宋某年间迁居于邑之莘塘仪文之四世孙有曰某者仕为观察判官以行能显于时仪文之若干世孙某者又分居于甌山若干世孙某者又分居于横溪莘塘横溪甌山三地相去三四十里而皆在邑之东南三族者既各蕃盛故凡居于邑东南乡与凡往来者莫不知有林氏焉在宋元之际登仕宦之途者难如升天苟得一资半级之荣往往张声挟势跨服闾里自为长雄其或无仕宦之阶而富于赀产者亦多自结于贵要之门以求尊异于凡民林氏之先当其时有官者既不挟贵以骄人其无官而殷富者亦皆安居自守优游田里间又以诗书相尚而无有附权趋势之风故其流波余泽传至于今而其子孙犹有能循蹈规矩笃学敦行以不失其先世之遗声者呜呼是可以称故族矣余观世之所谓故族者莫不有藉于其先世之余光焉然其先世有以仕宦功业称者矣有以文学行义称者矣有以道德闻望称者矣若其徒仕宦而无功业有文学而无德义众人虽尊之君子弗尊也然而君子之所尊者亦惟尊其身之有者而已使为子孙而能继其先者君子固益尊之苟不能然者君子不惟不尊之固益贱之矣何则为故族之子孙而能继其先者不徒为其身之荣而尤足为其先人之荣岂不益可尊乎为故族之子孙而不能继其先者不徒为其身之辱而尤足为其先人之辱岂不益可贱乎盖为凡民之子孙则人之责望者浅为名人之子孙则人之责望者深理固然也世之妄人不知是理至有生于名门右族而其行无一善学无一长者亦往往挟其先世余荣以高人亦有其先人徒取仕宦文学之名而其实举无足称或以多赀末技贸取微官及得遥授虚职至有冒祖他族之贵显者亦每每号于人曰吾祖为某官自谓故族子孙以自高而不知耻其视林氏子孙贤不肖何如哉林氏之子孙其存而最贤以文行著者咸与余友故余知其先世为详今为永康儒学训学曰师言者乃余所谓最贤而以文行著者也师言以其所修族谱一编征余为序其编首余不得辞故既为述其先世之盛而又为之盛道夫世俗所谓故族子孙之谬妄者以为其后嗣之戒云

### 草心堂诗序

为子者之不足以报其亲之恩亦犹万物之不足以报天地之恩也天地之恩非万物之所能报而万物之中有超乎其类而圣如尧舜足以参赞天地之功者亦可谓能报之矣然而尧舜之心亦未尝自谓足以报天地之恩也故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父母之恩非人子之所能报而人子之中有超乎其类而贤如曾参足以承顺父母之志者亦可谓能报矣然而曾参亦未尝自谓足以报其亲也故孟子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言万物之灵者莫如人而人之中莫灵于尧舜尧舜且以为不足报天地之恩况其不如尧舜者

乎故人之孝者必曰子而人子之中莫孝于曾参曾参且以为不足报其亲之恩况其不如曾参者乎昔唐之孟郊有知乎此故郊自念不能报其亲而作为游子吟之诗有曰难将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意盖以天地之恩喻父母之恩而叹其难报此非知孝于亲者其能发此乎然郊之诗以厄于羈旅穷困不得养其亲而作固宜其形于言者如是今吏部郎中永嘉杨公为人温良谨厚方其未仕也未尝旬月违远其亲其所以事亲宜无不宣矣及其既仕而尊公捐馆又得循例归尽丧葬之礼今公复出而仕于朝太夫人在堂既有二弟足以为养而其禄俸之入又足以资其祭养之具是其身既无羈旅穷困之悲而其亲信非如郊之不得养者顾乃亦以不能报其亲而有取于郊诗语名其堂曰草心人固不能无疑于公者余以谓不然人子事亲之心凡其易于自足者必不能孝于其亲惟其常不自足者斯能孝于亲者也孝如曾参且不自足公固学曾者也乌能以是而自足哉推是心也不惟能孝于亲要必能忠于君矣不惟能忠于君凡日用彝伦之间将无所不用其极而人道于是乎尽矣若然则显亲扬名将于是乎在岂果不能报其亲如寸草之于春晖乎公固于此自期而士大夫亦以是期于公者观诸公因公之有是堂而为之作为歌诗者可见矣公以诸公之诗宜有序而以属于余余辞不获故为说以序之如右

#### 瑞菊轩诗序

余闻人之将昌必有嘉祥盖尝因斯言而考之其验者多矣今观天台求君之事尤信求君字孟直素以高医闻州里洪武十七年朝廷命有司选举精通医术之士为医学官天台以孟直应选孟直以亲老恐不获终养忧形于色时方秋暮庭前菊盛开孟直所种白菊其间有一干吐黄华者然未尝有黄色种也孟直之尊人偶见而异之是日孟直方戒行李明旦当上道送客盈门其尊人因指以问客曰此何兆也客有识之者曰当为君贺矣夫白与黄皆色之正者白为金色黄为土色金王于秋土兼王于四时而土又生金者也菊秋物也白虽其时之正色而是月乃秋土方王之时白菊而有黄华其得时气之多者乎昔人尝谓菊为华之隐逸者而黄又色之贵者是兆适见于孟直起行之时殆造物者假此以示告于吾孟直耳兹行也其将被宠光而还闾里之兆孟直至京果承恩旨得授其县之医学训科受符命服朝服归拜见亲乡人荣之于是咸以向者之菊为瑞而客之言信矣余尝考古传记见其所载妖祥之事妖者常见于凶人之家祥者常见于吉人之家岂物之有知因人而示兆邪盖人之气与阴阳造化之气常相流通此感彼应吉凶各从其类犹影之于形响之于声耳此理之常无足疑者前世名儒或指以祥瑞之说为非皆弃而不道盖以其所不可信者而废其所可信者其亦未之思耳余今岁始获交孟直孟直之所以致此余固未足以知之然考之于其乡之士友皆以为言孟直之尊人以上世多善人而孟直又能承其祖父之德其医术盖传于其妇翁胡君克铭者胡君之术妙绝当时行于浙之东西而浙东西之名能医者莫能与之抗孟直既得其传则专以济人为务人之获其济者或懷而愿报焉孟直于其贫者不惟不责其报虽报之物

而不忍纳曰在我者当如是也岂望报乎其富者或馈之丰而不拒曰在彼者当如是也又何辞此可以见孟直之为人而其所以致祥者不为无自矣呜呼人之常情莫不以得大官为荣而孟直之所得特官之至卑者而人亦荣之又以为休祥之应何欤盖荣孟直者非徒以其得是官也以其得官而又获归乡里以养其亲也使得高位重禄而不得以供其子职又或以貽其亲忧孝子之心为何如然则孟直之所得不既多乎虽然祯祥之事致之甚难而失之甚易妖孽之事致之甚易而消之甚难故君子于妖孽之兴则必自省而补过焉所以能弭灾也于祯祥之见则亦以自厉而崇善焉所以能承休也孟直虽业医而嗜儒术与余友甚善故于其征文以为瑞菊诗叙也而告以是言孟直其尚由是而益崇其善哉洪武十九年九月九日序

### 会文集序

天台贾君某公之裔孙也壮岁尝驰骛乎功名之场华焰乎时矣今既老且病无所用于世犹爱与当时名士大夫游有文词之好尝养病于石桥山中自号石桥病叟又多游华顶峰与高僧逸人为方外友复号华顶山人其居在邑地之东兰田之上素称兰田贾氏名其台曰忠敬之堂堂之两庑为闲居七所所各有名其自号与其堂庑所以命名之意大夫士多为文若诗以述其志又其所居景物可咏者其目有八谓之兰田八咏所得诗文若干篇君取之日广作者日富遂以其类分为五卷总题曰会文集余去冬游天台始与贾君相识因出其所集诗文示余且属为之序今年余馆于丁村数与贾君往还每见辄以会文集序为言余身既不敏又属以多事乱怀执笔欲作而复辍者不知其几也既而窃自笑曰贾君之所得可谓多矣然使作者皆如余之难成虽至笃好亦何以致多如此哉语曰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夫以余之不敏贾君宜无怪于其久而无成也嗟夫世之人惟名是务惟利是图身随年衰老而益坚者何限其视诗书固若尘氛之过目縲继之在前耳求其能如贾君退修晚节以斯文自娱者几何人哉文章固儒者末事然其所论非圣贤之法言不敢道足以使读者感发而兴起贾君于羣公之作非欲以夸美于也将取其言以自益其身又将传其子孙也可不集乎余又可不为之序乎洪武十九年冬十有一月甲子序

### 送贡士张季容序

近制郡若县岁各贡其学之高第生一人皆以正月至京有司试其业中者始得升于太学每岁四方之士来者率余数千人预入太学者多不过千人其获中是选者兹亦难矣然自有贡制数年以来吾郡合属邑贡者岁常六人无一人不入太学者岂其业果皆有成乎抑亦有幸乎非惟中是选者之荣而凡吾乡邦之士皆与有光矣今岁以张季容贡季容之色若有不足者岂诚以有未至而难之邪余观往岁贡士虽其才业在季容下者亦无不取于有司况如季容而有不得志者其意固不在是矣古人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季容其不敢自满而谦受益者乎若是吾将以逮者大者期季容矣方今圣天子在上天下之才羣萃于京都其大者宜深道德小者亦必精艺能巍巍赫赫当与国家隆熙

之象相符季容得遨游其间将不自足之心求益于其人将无所不完而为大成之学矣譬犹海之于水也以深有容之量而当众流之冲其涵蓄岂小哉季容之于是行吾知其非求贵者也业果有成者也宜足为吾党之光者也洪武二十年正月日序

### 仙居陈氏世谱序

陈氏始居在县东三十里之陈家屿至十二朝奉始迁邑中今子孙散处乡邑按谱陈氏始微传七世至特进公始以文学忠义显闻当世位至金紫光禄大夫赠特进自是以后子孙多至大官为僊居文献世家可谓盛矣凡物之盛恒始于微则微者盛之本也可不重欤世有耻其祖之微弃之不道而远附于他名族者其亦不知之甚矣陈氏初谱盖特进公所著故述自始祖而皆因其当世称号之实而无所文饰附托焉可以见君子之用心矣今谱乃特进公九世孙之赐之所修也其家旧藏世系图为三纸其一纸始自始祖至于六世其次纸始于六世独列十二解元十二朝奉十三解元十六郎四人余若干人皆不列而表为近派又其次纸始列十二朝奉次及特进而表为本派盖作此图者特详于其所自出固无足怪也但其所谓近派者于六世七世之间失着支系是以于世代莫知所属故今谱于六世之下惟十二朝奉特着特进一人而余皆缺所生不着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盖其慎也家谱之作所以尊祖重宗者在乎是所以序族正家者在乎是是以自昔贤士大夫重之今之故家大族求其谱牒明备者有几为其子若孙而能修举者复有几此子颖之为是谱所以为贤欤子颖之赐字也陈氏在宋盛矣然歷元至今未有显人今子颖方以儒生应用于朝光显有日矣子颖之先若特进公之忠贞制参公之清慎子孙所宜师法者余深有望焉洪武二十七年七月日序

### 寿云林隱君诗序

人之福莫先于寿故自欲其寿者虽庸人愚夫盖莫不然惟人欲其寿者非正人君子有功德及物者不能致之乃知以寿相祝者要皆出于爱好无已之情而非苟然也王君伯礼以云林隱君年满六十将其生日二月朔旦奉觞称寿合诸公尝与云林友者作诗以为祝作者八人以诗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之语分为八韵为诗八篇属予为序吁若王君之爱云林亦谓至矣将为祝寿之词不以一人之私情为祝而必合以众人之公情其爱之不已至乎云林其亦有以致之矣夫云林居于临海黄沙白水之间一布衣耳然有爱人之德称于士有周事之业信于人其致此宜也然余闻德施于人而不责其报业行于世而不计其功则福不求而自来寿不求而自致若然则云林之福寿岂易量哉此余之所以祝云林者其宁不以为然乎洪武戊辰云林生日前二日序

### 送郑生序

洪武丁卯春余始领训经事于仙居邑庠是时郑生亦始来就学余授以蔡氏尚书越四年以是经登乡试第明年当会试于春官适以病不果行今年洪武二十有六年夏四月生以疾愈赴京来别于余余时卧病且五旬余有重病而生有远行相顾而别不觉流涕余病不能为诗言以赠生平时训诫之辞既以语生使藏之胷中矣兹不复道聊使

人书此数语以畀生庶以识吾与生离合之岁月以见相与之情焉耳且重告曰生苟不负乎吾言斯足以善乎其身显乎其先不然其何以获佑于人与天嗟乎夫以生之勇义其能负乎余言别之日是月乙酉也天台王某序

### 思养堂诗卷后序

番禺施蕃衍氏以二亲俱亡不得致其养为感乃以思养名其堂所以寓其哀慕之情也士大夫与蕃衍游者咸为歌诗以道其志余得而读之叹曰若施君者其可谓贤矣世之人子有于其父母生则不能尽养死则不能尽思者由其视父母如蝸蟻之于蜃殼耳使视其身非父不生非母不育则其于父母存亡之间焉有不能尽养而尽思者哉今施君于其亲之既没而能以不得养为思则其贤于人遠矣然余观世之人固亦有如施君之思者矣使其能以是心于其亲之生而恒以欲养不逮为忧则其所以事亲者必无遗憾矣岂不尤贤乎哉且吾闻古之人至孝于其亲者色不忘乎目声不絕乎耳是故非法之言不敢出于其口非道之行不敢作于其身故能不辱其身以显其亲今施君果能充其不得养之思而进于此则虽古之至孝其何以加于施君哉传称大孝终身慕父母者惟于大舜见之呜呼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颜渊岂欺我施君其盍勉之

### 凭遠楼记

天台山水之胜甲于东南其雄峯絕涧如华顶石桥之属皆名闻天下至于无名之地虽平丘隘壑亦往往清絕可爱故其人皆获占形胜为居韩君茂常为天台人宜其得此邦之竒观者然而居当闐闐之中四面皆周垣联屋嘉山秀水近在先后而不得延覽于户牖之间心甚陋之视其所居东有隙地方数仞曰兹岂不足为吾登眺之所乎遂鳩材僦工构小楼数楹于其上既成凭阑而望之则见长山横其东大溪紆其南赤城壮其北与凡遠近诸山皆环视面向千态万状咸若呈竒献秀于此楼者于是向之不得见者至是盖寓目焉尽得之矣韩君于是欣然以喜而命之曰凭遠既日与宾友游观于其上复自庆曰使居千金之富三公之贵不能以得此乐也嗟乎天下之物可爱者非一人之所尚亦每每殊异寶货器服珍怪之品非穷智力争胜负不能得之未必可为乐卒足以为累然而天下之人求之日益力慕之日益众至如江山风物之美所为不假人为而出乎天造者虽王公之势不能专匹夫之贱可得而有既不待智力而能得之足以为乐而又无所为累而人乃有好之或好之而未必能乐之者何也盖此可以怡神而彼有以利身利之所在众人之所必趋而闲静淡泊之味非君子有不好岂非宜然欤今吾韩君才足以有为智足以有谋其于世所谓利使小屈其志违其心取之如培土耳乃独韬光晦影退守一区为山水之好而有自足之意其信有乐于此欤然吾闻之君子之乐固有在内不在外得于心而无待于物者故虽身处蓬茨之下饗殮不足而乐存焉盖古有其人而今未之见也吾闻其语而未知其道也使学焉而有得尚当为君道之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记

### 环翠楼记

楼以环翠名者多矣或以竹树之周遭或以山林之回互其所处不同而其义一也天台固吾郡名邑山水奇胜然其土地瘠隘溪山林壑十居六七可耕可艺之地绝少可以开心目舒眺望之地尤少独为邑治之所地稍平衍长林大山包罗四面冈峦秀伟草木森郁足以游目骋怀而胡氏之居实在邑之东门有楼以为登览之资凭阑四望惟见苍翠之色照耀人目烂然如金碧相辉甚可赏也是以其楼有环翠之名胡氏之秀士曰彦理者为邑庠生与余交间尝属余记之且曰斯楼盖有资于吾者于兹读书焉则无尘务之干心融而理得于兹鼓琴焉则无俗士之扰气定而心和吟咏则景趣在目而妙语自得焉燕饮则风物称怀而累觞不醉焉喜而登于兹诸峯之态若舞跃于前而与吾同体者悲而登于兹众壑之状若敛戢于下而与吾同戚者观于泰然者足以忘吾忧观于淡泊者足以消吾欲仰瞻宇宙之大豁乎其开吾之心胸也俯视品物之盛充乎其益吾之智虑也斯楼之有资于吾非一言之可尽也吾于他所非不有得焉而独于兹所得尤多且深也余闻而叹曰嗟乎人之有环翠者不知其几矣其亦有得如彦理者哉然其所得者不过山林竹树之色而已胡氏之楼其取名虽同于人而彦理之所得独有出于名义之外者其识趣岂浅哉夫人莫不观于水也而智者之于水则有得于其周流无滞莫不观于山也而仁者之于山则有得于其安重不迁传称智者乐水而乐仁者乐山而寿以其得之之深故其致效之大也吾恐彦理之所得未能如其言耳使果如其言则斯楼也非徒为游息之所而为进修之地矣是余有望于彦理者矣若其游焉息焉而已岂余所望于彦理者哉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日记

### 一清轩记

天下之物莫贵于清莫不贵于污天下之情亦莫不好清而恶污何也盖清者善而污者恶好善而恶恶人之性也物之出于天者其清莫如风出于地者其清莫如水风之清以动万物为功水之清以润万物为功而物由之以生以长以遂以成清之为用大矣是以王者清而四海以平侯伯清而国以宁官师清而政以成盖清则明明则公公则仁仁则何处而不顺哉故君子惟患不清也今夫人见一廉士焉鲜不贵而爱之以其清也见一贪夫焉鲜不贱而恶之以其污也至于其身则不知所贵而乃污之岂视其身不如他人哉利欲交于中而不能自克耳黄冈张侯以一清名其轩求余文以记之余谓张侯盖知贵其身者欤人固患乎不清也而清又患乎不一能一于清则小物不足累大物不能移而吾身常超乎万物之上矣其贵孰加焉夫人固有于平居无事之时颇清明自期及临利害仅如丝髮则穷智力巧为趋避以求必得者盖由其守之不一耳故清而能一斯可以言清不一则不足以言矣书曰惟精惟一是则一岂易能哉要必精乎义利之辨而后能不然则是物之来眩惑于前而莫知所从乌保其能一乎故君子必贵乎学也张侯为武官而好文辞其接人貌恭而言文盖喜学者昔吕蒙为吴将初不知学后与鲁肃论议而肃惊之以学故也蒙之学徒以知军旅之用犹有过人者况学君子之事乎张侯方年盛力强又幸生太平之时职务多暇足以有为苟能因其所好而事学焉则他日所

就岂余所能哉洪武二十年岁次丁卯冬十一月日记

### 愚轩记

同邑卢浩然氏居市南穷巷中以书史自娱淡然无意于声利名其所居之轩曰愚轩或有疑而问之者曰人莫贵于知不贵于愚自号其居何欤浩然曰子何知智之为智而不知愚之为智乎吾观世人之言足以饰非才足以应变侮凡愚如贤哲取货利如拾芥食饫膏粱服厌纨绮凡其所图莫不从意如取如携若大有为人畏之若豺狼附之若蜂蚁者岂非人之所谓智者乎然而或陷于陷阱或圯其室家而不顾如彼者非吾之所愿为也至若言不能出诸口事不能任诸身或见欺于计黠或见侵于强暴衣不完布褐食不足糗糒凡其所为无一之宜不竞不争如无识知人视之如草木弃之如尘土者岂非人之所谓愚者乎然而常处乎坦夷不忧乎颠危如此者乃吾所愿为也以吾论之世之所谓智者反有不逮乎愚而所谓愚者乃或有过于知吾安得舍彼而取此哉余闻其言而叹之曰嗟乎若浩然者其可谓善于保身者欤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浩然其殆近之矣虽然是道也岂徒足以保其身而已哉抑亦可以进于学欤人惟患乎自智而不患乎自愚盖自智则志骄而无所容自愚则志谦而大有所受故颜子以上智之资犹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以今世之人观之颜子岂不近于愚者哉殊不知颜子之所以去圣不远者政在乎此吾用此知众人以其愚自智故愚益愚君子以其智自愚故智益智智愚之所分者岂不在是欤今浩然有明敏之资有志于学而能以愚自守由是而进将何所不至者矣夫善保其身特余事耳故余乐为之道其说以为其轩之记云

### 潜庵记

动物之在天地间飞翔乎云霄之上依日月濡雨露鸣呼奋击无不如意者鸿鹄鹰隼之类是也士之处高位而得以大行其志者似之潜泳乎渊渚之间欢泉波栖蒹藻羣游族聚亦得以自适者鲦魴鳅鲤之类是也士之处卑位而得以自安其职者似之是以君子有取譬焉应城文学石渠张某字克昭由太学上舍生典教于兹昔与克昭同游于太学而今居辅弼侍从之职为圣天子肱股耳目之寄者簪连袂接于朝矣而克昭为小邑学官守简编事铅槧于寒斋冷序之间宜若有不得志之悲者然早夜勤勤为诸生谈说诗书敷阐古圣贤教人之遗旨而乐皇上育材之盛恩有怡然自得之意或有异而问之者曰视子之资似非役于人者然伊昔与予同游于太学之士跻青云而展骥足者众矣子独不能与之追逐后先而乃猥守微官于荒墟陋邑间无以自显于世而与彼守钱币米盐之贱职无甚异殆有似于渊潜之常鳞耳岂不有歉于云飞之俊羽乎克昭笑而应之曰人各有命万有不齐故有同母而出者贵贱或异同室而居者贫富或殊况乎一时同游之士殊方异俗偶然而合生非一门长非一家者其或显或晦或沉或浮乌可必其同途而共辙哉而况人各有才不才之殊朝廷任使必择其宜譬彼鱼鸟飞潜异才是故能潜者遂其潜能飞者遂其飞而后鸟得为鸟鱼得为鱼此宰物者所以不劳而物各

得其所也借使能飞者而强之潜能潜者而强之飞则鸟不得为鸟鱼不得为鱼宰物亦徒劳而无益矣然则彼处高位而得大行其志者固犹鸟之能飞而遂其飞任人者于彼非过也宜也吾之取卑位而得以自安其职者亦犹鱼以宜潜而遂其潜任人者于我非不足也亦宜也虽能飞者遂其飞之势固乐于飞矣能潜者遂其潜之势又岂不乐于潜哉故以其势言之则飞者诚非潜者之可及其乐言之则潜之乐未必不如飞者之乐也或者又难之曰物固有能潜而能飞者矣蛟龙是也子徒宜于潜而不达于飞不亦病乎克昭复应之曰吾闻惟智者然后无所不能自圣智以下则通于此或不通于彼能于彼者或不能于此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非不欲为圣智也不能也子以圣智之事责于吾其将责鱼之不为龙乎斯亦过矣于是难者唯唯而退克昭从而为之歌曰鸿鹄云飞人所希兮鳣鲤渊潜人所卑兮云飞之高吾弗如矣渊潜之卑其度几矣潜而弗能是吾忧也飞之未能匪吾所羞也由是名其宴居之室曰潜庵云洪武三十有一年二月壬寅记

### 新城袁氏作官塘坂记

新城为杭属邑在郡西南地通闽越路不絶人邑城之北有地曰官塘坂实为四达之衢其地卑下天稍雨水沟道非骑不可行自元盛时已然及四方兵起张氏据有浙西修作城垒道路砖石尽为板筑之需而官塘坂之路于是益坏矣时或多雨浸淫则数里之间水汪洋若大津然居民行旅恒深病之邑人袁氏叔义叔信伯仲父昆弟也以友睦勤俭家致饶裕暇日相与谋曰吾邑土所病有如官塘路者路之治否虽非吾责然幸有赢余其何忍诿为非我恬视人病而无恤乎遂捐巨资取石于山质斲于窑食工僦匠始于癸亥某月某日毕于某月某日自官塘西至于塔山大衢延袤数百千丈不期月而告成于是远近往来之人无不欢忻称叹归德于袁氏矣吾仙居学教谕徐公于袁氏为乡先生既为余言其事且属曰愿有纪述俾由其路者无忘袁氏余闻浙右自昔号称饶丽之地富室巨家连络州郡其人财力有余宜知无不为区区官塘之路何至有待于袁氏乎岂其人念不及此欤虽念也而不忍用其财欤何其宜为不为而独成功于袁氏也凡人未富而行弗遂其所为则思富而有以施之及其既富而又得此望彼为无穷之谋率致殃及其身灾及其子孙而无一善之能为此天下之美事所以少成其志袁氏之蓄积宜无大过人者而其所为有如此是出于其类远矣有出类之为者必有过人之节考袁氏兄弟以同祖之亲而友爱不啻如同父者其兄弟俱强壮男女成列矣犹同居共爨中外怡怡无有间言是宜其足以阜业成事也而官塘之事固袁氏之小者尔故于是又以着其大节焉夫有大节者足以成天下之大事况小事乎哉使袁氏昆弟于凡所当为无不尽心力如此传所谓一乡善士不足称之矣于乎天下之大道其成坏利病固有甚于此者吾徒岂无有为之心哉而乃有愧于袁氏何也吁其可愧也夫其可感也夫洪武二十年三月庚申记

### 养志斋记



武陵彭君德润由国子生为金华永康县之文学扁其寓舍之斋曰养志求予文以记之予问所以命名之意因告于予曰始吾以邑弟子员贡于春官也吾父与母抚而告曰汝今充贡于朝行将受宠禄矣得禄而欲以养亲固汝之志也然吾二人年方莫矣汝有弱弟未能自立吾二人者虽欲就汝禄养其可得乎且家有薄业今女弟辈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在我可无忧于汝矣然我念被国恩为日已久若其受任宜益慎尔身以宜厥职使上无负于朝廷下无忧于父母如是则汝虽菽水之养不及而我亦如受列鼎之奉于汝矣汝其识之及吾得官来处兹土吾父尝远来视我又申以前训每因往来遗书亦未尝不以为言吾服膺不敢忘故揭名于斋思免厥愆以成吾亲之志焉余闻而叹曰嗟乎凡人之为父子者莫幸于其志之同莫不幸于其志之异求之于世父欲为善而子不能成之者固多子欲为善而父不能成之者亦众慈孝之恩所以难全者率由于此今彭君之父欲其子之为善而彭君又能成父之志可谓父子同志而有莫大之幸矣其欲全慈孝之恩也不亦异乎予尝读古书观郗超付门生以书篋之事亦可谓知爱其亲矣然其愷之志在忠于帝室而超乃比于桓氏则是其父有善志而超不能成故超虽有爱父之心而不足以为孝愷虽有爱子之心而亦不得遂其志用是观之父子之间其志一或有异则其慈孝之难全也如此可不戒哉今君既欲成其亲之志则宜蚤夜惕厉以无忘其亲之训使凡所为无一不蹈于善而令闻佳誉日接于亲之耳而乐乎其亲之心如是则虽曰远离其亲而与恒侍膝下者何异虽不及养其亲而与日奉甘旨者何别君之心虽未可以是为足而君之亲之心既以是为安则君之为子职者亦庶几矣观世之为父母者于其子之得官则有望于财货之奉以充其口体之欲者多矣求其欲子之谋身宜职以无负于国家者几何人哉如彼者子虽贤圣而欲致亲之乐亦难矣岂非大不幸欤今君之亲其志不在彼而在此则其贤于人也远矣有贤父母而为子者欲成其亲之志犹导东流而归沧海耳其孰能御之吾固知彭君之得以易全其孝矣兹非其所大幸欤余今年游永康既闻彭君之尊人某以公正信义服其乡人而又闻彭君尝能奋不顾死脱其尊人于危难之中其父子皆可谓贤于人矣故于彭君请记其斋也是以乐为之记云

### 杏洲记

士大夫平居谈说莫不贵朴素而贱华靡至其栽植草木非松梅兰菊之属不列于阶庭垣径之间若桃杏之类则屏而远之宜若高矣然而自晋以来惟陶元亮辈数人以爱好前数物其事传至于今而不泯而他人之种松植梅者不知其几皆寂乎其无闻而吴人董奉乃独以种杏为后世称道至乎今何哉岂非物之显晦因乎人之贤否惟人之能重物非物之能重人欤吾用是知高世之士无所好则已苟有所好虽贱物亦可因之而显庸俗之人虽好天下至贵之物人亦不齿之矣然则为人者其可不思所以自重其身而乃欲取重于物欤同邑赵叔威氏以业诗书之余究心医术务以活人为事居于邑南峡屿之东其居之所有洲焉叔威种杏其上人因名其洲曰杏洲而求文以为说余于

是知叔威之贤矣使叔威而欲取重于物何不有取于松梅兰菊之属以为高而独有取于杏此其志非欲取重于物可知矣吾知叔威之好不在于杏而有慕于董奉焉耳岂有他哉虽然奉之事易学也奉之心未易学也今以奉之事言之奉居庐山为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种杏三株又于杏林中以杏一器换穀一器穀少者虎逐之乃以穀赈贫穷夫为人治病而使之种杏又以杏卖穀以济人其事固易也向使其心不出于爱物之余人或可得而欺虎可得而使乎诚之足以动物也如此故君子惟患乎不诚也何患乎物之不动乎叔威如果有志于奉其尚以奉之心为心哉又安知无动物之验如奉者哉又安知后世之称叔威之杏洲又不如董奉之杏林也哉洪武二十九年四月朔日黄岩王某记

### 春晖楼记

同邑丁君某世居天台之螺溪其先在宋有为某官者天台之人数其邑之故族必及螺溪丁氏丁君于某官为若干世孙其考君字某早丧父母夫人孔氏守节不贰长育丁君之兄弟数人成家室以寿终丁君既不幸夙丧所怙幸恃其母以有立以是能事养有孝声母夫人既没始于其所居中堂之后作重屋为楼既完取孟郊游子吟诗语扁之曰春晖曰吾既不得养吾父又不能尽孝于吾母其以是为识度以永吾思也间尝属予记之嗟夫昔者孔子谓仲由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今丁君其亦有仲由之思欤且古之君子孝于其亲者目不忘乎其色耳不忘乎其声心不忘乎其志以至出言举步之间无一事之敢忘是以不羞其身不辱其亲而令闻长存今丁君既已念大恩之难报其亦将有在于兹乎呜呼如丁君者有以称故族之胄矣孟子尝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余亦以为所谓故家者非谓有世官之谓也有世德之谓也世之妄人多挟其先世之余荣雄视闾里施施然自以为有余及考其行则为子孙不能事其亲为臣不能事其君呜呼此其人固已大辱其先矣而又挟其先以自高多见其不知耻也丁君生于世族既能孝于其亲又倜傥多文而不以上人可谓无忝于其所生而超乎流俗远矣余虽粗解文艺然未尝好于为文因丁君楼居之有是名而美其志也故喜而为之记

### 皆山楼记

天台陈惟永氏有楼曰皆山之楼所山丁公于惟永为外昆弟居同里故托余为惟永记之余既未尝好为文词又未尝得惟永之为人及登其楼观所谓皆山者固辞无以为记所山公因语余以惟永为邑故族世居溪口号溪口陈氏惟永昆弟五人长惟贤以茂才举为某官惟永其次也有弟三人俱长茂有成立矣而其二亲俱寿考康宁惟永作楼为高明之居与诸弟奉其亲环楼皆山也连峰迭嶂青峦翠壁列秀四旁举目成趣时登斯楼奉觴称寿其二亲必欢然为喜惟永以斯楼多佳山足以娱其亲故以皆山为楼之名余惟天台山水之胜为吾邦奇观惟永居其乡而有山水之观宜也然山水岂足以娱亲哉惟致其亲之喜要必有道焉嗟乎余未及识其人观其行也能为子者虽菽水之

奉而可乐不能者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况山水无切于日用者乎然则惟永之能致悦于亲当称其能为子者欤余去年在天台尝闻惟永之族诸父惠卿父年高德厚为邑善人欲见之而未能也日或得间至天台尽探诸形胜当求见惠卿父而有观于惟永也洪武二十年三月日记

### 静学文集

#### ●书静学王先生文集后

呜呼节义人之大闲也求能真知而实蹈者鲜此乱臣贼子之所以常接踵于世也惟知哲之士灼知天理之在人本实而无伪是以知生有不重于义死有安于生故宁杀身以成义不求生以害仁也若吾邑静学王先生其真知而实蹈者乎先生于死时沐浴具冠服作绝命词一首而告逝呜呼人孰不死求如先生之从容就义者真难矣其扶植纲常彝伦岂浅浅哉先生洪武中与同郡方公孝孺林公佑以文行著名林公尝叙先生之文而先没方亦继先生谢世今其文章有刊刻流布者矣先生之文东里杨少师存日欲加纂集求无完稿深悼惜之今宝庆太守谢君世修甫慨生也后而不及拜先生以承其教幸得先生文将以私钱募工刻之为序于后以广其传使后来景先生之行者可因文而考先生之心爰以书来告且俾相其事呜呼林公序先生之文详矣死而成仁之义孚恐岁月易将有不知其详者敬以幼闻父兄之言书达谢君附之卷尾使后读先生之文者庶因而得先生之本心云成化癸巳春三月望日邑人徐孚敬书